



草 明 著

火 車 頭

作 家 出 版 社



8

草 明 著

火 車 頭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火車頭

著者 草 明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前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76) 本書字數142000 印刷00001—13500

31''×43''1/32 印張7¹⁵/₁₆ 定價7,100元

目次

一	天快亮啦.....	一
二	新的開始.....	七
三	舊做法.....	二六
四	說媒.....	四三
五	試驗.....	五九
六	秘密計劃.....	六八
七	報喜不報憂.....	九八
八	競賽.....	一〇三
九	急時抱佛脚.....	一二七
一〇	開導.....	一三八
一一	誰負誰.....	一五八
一二	人民需要的時候.....	一四四

一三	合作·····	一六二
一四	三諫劉廠長·····	一六九
一五	大檢查·····	一八五
一六	誰擋了咱們的路·····	一九三
一七	轉變·····	二〇一
一八	相逢·····	二三
一九	迎接明天·····	二三四
	後記·····	二四六

一 天快亮啦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旬的一個晚上，瀋陽城裏方圓三十里地的一百二十萬人民，被黑暗和飢餓統治着。那些揹上美國造的槍枝，執行着國民黨反動政府命令的兵士鎮壓着人民。

在這座黑暗的死城四周圍，離開反革命部隊防線不到五里地，那兒有光明、有自由、有民主，人們得到溫飽。——啊，那兒是人民的世界，那兒有毛澤東的隊伍在保衛着。瀋陽的人民盼望着他們，忍受着空前的災難等待他們。人民盼望解放軍，就好像酷暑天盼望大雨；好像臨產的女人爲了迎接新生命而忍受着劇烈的陣痛。

馬家灣鐵路工廠的老工人老李頭，已經病了兩個來月了，這幾天更沉重，白天黑夜睡不着。夜，靜的像死了一樣，周圍一點響動都沒有。他經過困難的掙扎，爬了起來，把沉重的腦袋靠在門扇上；不，他把耳朵貼在門縫上，在全神傾聽人民解放軍向這座死城發砲了沒有。

「發砲吧，轟隆——忽溜的，打進騷葫蘆那幫王八的肉裏，把他們炸成麵麵！」他

期待地叨念着。

老李頭一共四個兒子：大兒子李學德在馬家灣鐵路工廠幹裝車活，已經養過四個小孩。二兒子李學賢在瀋陽機務段當火車司機，領着妻子兒女住在南站。三兒子李學文也在馬家灣鐵路工廠當鉗工；他妻子撇下一個三歲的兒子給他，便死掉了。老四李學義學滿了徒就走關裏，至今沒有消息。老李頭領着老大、老三兩家子住在裏外兩鋪炕上。他是個老鏟工，能看圖劃線，又是個好鉗工；只是爲人耿直，好打抱不平，因此日本時代的統治者沒提拔他。『八一五』以後，他又得罪了國民黨派來的經理胡大光，遭到了排斥和壓迫，因此氣出病來。

胡大光是國民黨的中統局系統的，留了兩片日本式的黑八字鬚。他剛來接收時，話說的很漂亮，受了十四年亡國的痛苦的東北工人都信以爲真。可是不到一年光景，胡大光一夥把廠裏的資財偷的偷，賣的賣；後來越過越不像樣，每月壓扣工人的糧食做投機買賣。他帶來的『皇親國戚』，又替他築了一所俱樂部，並替他聘來了許多漂亮年輕的女職員，每天晚上在俱樂部裏陪他跳舞作樂。

老李頭實在氣不過，便把自己唸書時代的本事拿出來，畫了四幅畫：第一幅是大夥歡迎黑八字鬚；第二幅是黑八字鬚領着長尾巴、四條腿、尖嘴、叉舌的獸面人，個個拿着

把子和條帚，把金條元寶熱心地往身上擡；第三幅是黑八字鬚抱着女人跳舞，旁邊還有許多女的；最後一幅是黑八字鬚脚下踩着個瘦骨頭工人，他自個兒在那打算盤，旁邊擺滿一口袋一口袋的糧食。他畫好了，給兒子們看。兒子們都看樂了。大兒子李學德說：

『爹，你畫的盡是事實。只是貼了出去，給人家知道了惹不起人家。』

老三沒說話。老三把畫搶了過去，爬在炕上，掏出鉛筆來在空白的地方配上了一首

順口溜：

騷葫蘆，瘦又瘦，飛到瀋陽來接收；
流通券，金元寶，拚命直往身上擡。

老丈人，小舅子，他們說話都好使；
豬秘書，牛護士，那來一羣妖狐淫？

那一羣，穿羅綾，餃子還得香油煎；
夜跳舞，日盤算，壓扣糧薪好攢錢。

咱工人，瘦骨頭，肚子餓來肉又露；
父母病，兒餓死，老婆急得直犯愁！

第二天清早，這張畫便被貼在告示牌上，引動了許多工友來看。成千成百的工人看

的直樂。並且從此把胡大光叫騷葫蘆，後來胡大光的親信秘書發現了，把它揭走，並暗中叫各個車間的主任查究。機械車間主任懷疑到這位老李頭身上來，每天每天找他的岔子，並且在一個月內給他轉勤了三個車間來折磨他。不久，老李頭就氣病了；得了一場痢疾之後就起不來了。這幾天，死亡越來越迫近他，他却越過越盼望解放軍。他的意志，他的盼望正和死亡作着劇烈的鬥爭。

站了一會，老李頭便覺支持不住，用乾瘦的手抓住門門，但是門門是開開的。他正尋思門門怎能開開的時候，門突然給推開；老李頭差點沒給推倒。他睜開了神魂不定的眼睛一看，原來是他的高大強壯的老三，精神飽滿地走進來。他一望，心裏便明白這個好交朋結友的兒子去幹什麼勾當來。李學文一看父親貼在門前，也明白他在想什麼。他立刻張開手臂，好像抱一捆乾柴似的把他那個快要跌倒的父親抱上炕。屋子裏沉默了一會，那二十支光的電燈冷靜地照着這對互相了解、但是互相都不說話的父子倆。

父親特別寵愛這個忠厚的、但是愛打架的兒子，他一看着他，連高興都來不及，只愁他不知哪一天會惹出什麼禍來。

『天快亮啦！』老頭子衝破了寂寞說，『你們又得幹活去啦。』

『天快亮啦！』李學文回答他父親，眼睛還依依不捨地盯着窗外那快要發白的街

道。『幹活？哼，咱兩天不上班他們不能說啥；現在，他們忙着逃命！李掌櫃說的，咱們只要看着他們，不讓搬走值錢的東西。』

『他們敢搬機器？』老李頭緊張起來，不曉得那兒來的勁，半截身子都抬起來了。隨即說：『李掌櫃又上林叔家了麼？』

『他們早就想搬機器，只是大夥不讓！……昨黑二哥在林叔那兒說，錦州連軍用車都不開了。三十八節車皮裝得滿滿的，都是東西，還有太太，到半路就轉回來，……』他又補充一句說：『李掌櫃說，咱瀋陽快啦。』

聽了兒子的話，病弱的老人這才放了心。他伸過顫抖的手捏着老三那粗大的、有力的手掌，用訣別的聲音囑咐他兒子：『我是不中用了。你們，新的世界，你們能看見。林叔常說，在早，唐山那兒的共產黨，對工人好，對窮人好；我是看不見啦！要真有那麼一天，他們，回來了，——你們兄弟幾個，就得把力氣都……都使了出來，使了出來……』病人眼眶裏冒出來淚水，看着兒子——連骨頭到脾氣都像他的兒子，從心裏高興出來。他尋思，他就算死了，但是老三活着，不就等於他還繼續活下去一樣了麼？

李學文覺得父親是不會死的，因此他並不預感到悲哀。他只睜起了又黑又圓的大眼睛模模糊糊地想着這個『新世界』。他後悔忘了問李掌櫃，共產黨不知道讓不讓工人們

試驗試驗配電鐸條呀什麼的。他充滿了疑惑的新奇的感情，把身子更挪近了父親。這個脾氣倔強的人，只有在父親和林叔跟前才像小貓似地馴服。他稚氣地問：『爹，共產黨叫不叫人試驗製電鐸條呢？』

『老三，你們小聲點好不好？』裏屋的李學德用睡意矇矓的嗓音提醒他們，並教訓弟弟說。『眼前死活都不知道，虧你有心思想這個』。

『大哥，你總說洩氣話，眼看就要得救啦，那樣的一天還能遠麼？你不聽聽李掌櫃說的，那邊的人好像父母兄弟一樣。哼，我一想起來就樂。』李學文竟熱烈地盼望着他嚮往的那一幫子人。

『你們忘了林叔常常對你們說的話了麼？他說，共產黨說的：工人創造世界文明。當然，你的電鐸條，也能讓你，去試試。只要你少和人家幹，幹仗。就什麼都讓，你試。』父親像哄小孩似的溫和地說。隨着，他擔心地往門外一指，意思是叫老三注意門外有沒有人偷聽。

『我的脾氣有什麼不好？我覺得挺好！』老三小聲說。

『嗯哪，壞脾氣，到處得吃——虧！你呢，得修修性子。……』李學德對弟弟一點也不放鬆。

老三沒理他哥哥，只柔聲地討好父親說：『爹，人家講理，我還能撒野？爹，共產黨來了，我把脾氣改一改也行。』

父親點頭微笑，隨後閉上了眼睛，裝作安心睡覺的模樣。李學文關了燈，呆呆望着窗外已開始發白的天地。

二 新的開始

劉國樑和同志們一起，跟在人民解放軍後面，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開進了瀋陽城。『八一五』以後，他來到東北，雖然不斷地進入城市，但是瀋陽城比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甚至比哈爾濱都要大。而且，以前他每到一個城市都是解放後很久才去的，這一次却是隨軍進城，所以心裏有說不出的新鮮和痛快的感覺。他們過了鐵嶺，在離瀋陽五里地的屯子裏等候的時候，遠遠便看見這座城市被灰色的煙幕遮蓋住。熟悉瀋陽的人便指點着天空介紹說：

『瞅瞅瀋陽上空的煙柱！在早工業最興盛的時候，十五里地以外就看得見這股煙柱，比這烏黑得多啦。今天可能有好些工廠已經停了工，說不定有些工廠已被國民黨破

壞了。……』

由於這位同志提起了這兒的工業，好些人就七嘴八舌地說着鞍山和撫順的工廠和礦山，說到瀋陽的鐵路交通，說到冶煉廠的煙囪有多高……。在農村呆慣的劉國樑聽的很有興趣，心裏盼望組織分配他做這一門新鮮的工作。『在農村搞土改，在城市搞工業！』這位縣委書記有把握地想。

先頭部隊早已進城半天，黃昏時，他們的汽車才跟坦克部隊開進城去。一個緊接一個的漫長的坦克車隊的堅定而穩重的姿影向前輾動着，曾使敵人喪過胆的一連串的大砲，傲然地抬起頭來在寬闊的馬路上走着。部隊走的很整齊，穿的也很整齊，每個連隊裏都很多機槍。其實劉國樑早就知道我們的部隊壯大了不少，有許多重兵器，不過耳聞不如目見，現在更覺人民解放軍威武了。沿路上，天空裏零零落落有步槍射擊的聲音，街道上却很安靜。除了解放軍押解着大批大批的俘虜之外，馬路上還有一些對解放軍戀戀不捨的老百姓站着，讚歎地看着這些鋼鐵的部隊。這種戰爭剛結束後的肅穆和安定的氣氛，很容易使人民內心感到勝利的激動，使他們慶幸自己災難的完結，並因此而醞釀着新的酵素。

當天夜裏，在臨時的招待所——鐵路賓館裏，一連開了兩個會，領導上再三對這一

批工業幹部交代：必須依靠羣衆；善於發現新問題，反對保守，……直到半夜，上級才決定劉國樑去接收馬家灣鐵路工廠。他接受了鐵路工廠的副廠長的任命，第二天清早五點鐘，就領着幾個幹部到離開市中心區十五里地的馬家灣鐵路工廠接收去了。

雖然是初冬天氣，但是瀋陽氣候已經相當冷。街道上一隊一隊巡邏的人民解放軍已經穿上了嶄新的棉軍衣。金秀鳳只穿了一身襖褲，再披上母親的那件舊的呢大氅，瞞過了母親，離開了家，逕自到北市場去會她的心上人。她紫棠色皮膚、不高不矮，已經二十歲了。她父親活着時在馬家灣鐵路工廠當門房，母親是個貪財、饒舌、好發橫的寡婦。她認為自己女兒長的俊，有心要挑選一個有錢有勢的女婿，因此把女兒管的很緊。

她上了大街，一陣帶勁的北風吹透了她的單薄的衣裳，想回去添件衣服，又怕母親不讓她出來。她嚥了一口冷風，讓凍得發紫的結實的肌膚去抵抗寒冷。迎面來了長長一列人民解放軍，他們多半二十歲左右，個個都長的又紅又壯，面上那股又和藹又堅決的神氣才叫人敬愛。再看他們穿了草綠色全新的軍服，肩上了閃亮閃亮的美國步槍和衝鋒機槍，秀鳳看的直發呆，不覺尋思道：『怪不得他們打勝仗！怪不得人家說解放軍好。一樣樣的槍，國民黨扛起來就吃敗仗；人家……』她只顧尋思，冷不妨腳底下絆了一跤，低

頭一看，原來是個手榴彈，把她嚇了一跳。走不了幾步，又看見許多步槍的子彈散在馬路上，她驚魂失魄，想穿過馬路向左邊走，但是那邊有一隊國民黨的俘虜兵正由解放軍押着送往集中地走去。她看着國民黨那個落魄樣子，更覺得人民解放軍的英雄。

『讓我媽知道，她定要罵我：「這樣亂世，女孩子怎敢在大街上走！」可是人家都說解放軍一坐鎮瀋陽，老百姓就得安寧！我怕啥？等過兩天，三哥就得上工了。今天我得對他說個清楚，我想定了，我要嫁他。國民黨垮了台，我媽再也不能逼我嫁給郭排長那個倒霉貨啦。』她正尋思着，前面又來了一隊俘虜兵。她偷眼一看，不，不是兵，是些軍官呢。秀鳳瞅着他們，又好笑又好氣。好笑的是他們十分像剛才還雄赳赳地打架、如今給雨水澆透了似的公雞，都垂頭喪氣地披着美國大衣或揹着美國被子；往日的威風，不曉得上那兒去了。但一想起兩個月以前，母親還逼她和郭排長結婚，便氣的幾乎發抖。

『就數我的老三好看，高高大大、正正派派，才像個男人樣！』她害臊地這麼一想，但又立刻反問自己：『他那兒漂亮？——那兒也不漂亮：眼睛大的嚇人，鼻子也大，嘴本來還可以，就是鑲了兩隻門牙，下頷圓圓的倒挺有福分。哼，他那兩條粗胳膊，才像人家大火輪船上的鐵鏈子。……』她心裏撲通撲通地跳，趕快四周張望了一下，好像生怕人家聽見似的，其實她肚子裏的話還沒說出來哩。遠遠看見高大的影子，她便以為

是她的老三，但是很快她又失望了。看看快走到相約好的郵政局門口，那兒半個人影也沒有，只是投向北市場的人却漸漸多起來。她胆怯地在一棵槐樹下坐一會裝做歇歇腳的樣子。不一會工夫，就覺得冷起來了，心裏又害怕，她猜疑着：『他調理我的，那能會在兵慌馬亂的時候相約一個大姑娘出來逛大街？』

一部裝滿了美式步槍的大卡車向南飛馳，裝彈藥的和一些武器的汽車一輛接一輛駛過去，揚起了一陣灰土；好容易灰土落下去，寂寞又來侵襲郵政局跟前。不久，兩個穿青色棉制服的女幹部走過，她出神地看她們，獨自驚歎：

『還有女共產黨！』●

那兩個女同志看來有二十幾歲，頭髮只留到腮旁，都戴上了往後傾斜的青色棉帽子，腰上都束了一條皮帶。——和男的一樣打扮。在金秀鳳看來，她們的神態都很嚴肅，走的很急促，趕着上那兒去呢？她很羨慕她們。如果她倆對她笑笑，向她招招手，她會走近她們的。但是兩個女同志走過去了，給她留下了寂寞。

好容易，李學文那高大的身軀搖搖晃晃打北市場走過來。他兩條胳膊挾滿了紙包，

身子挺得筆直，圓圓的下頷抬起來，眼睛往前直瞅着，不曉得他在想什麼。一看見他，秀鳳立刻覺得胆子壯了，在這條街道上，她再也不必害怕了。他一心一意走，連看也沒看見秀鳳，到底是她搶上前去招呼了他一聲：

『讓我好一頓等！』

李學文看見是秀鳳，高興得笑了，笑的門牙也露出來了。『你早出來了麼？啊，咱倆往那裏走走？你說吧，咱倆上那兒玩玩？』他嘴裏那麼說，却逕自往回家的道路走去。他領了十萬元錢生活維持費，交了一半給他大嫂，剩下一半，原打算約金秀鳳出來，揀一件花旗袍送給她，還替小兒子揀一套小衣服。只是到了北市場以後，他看見了有賣配製電鍍條的藥料，心想試試，便把錢都買光了，而且把送秀鳳和小柱衣裳的事忘了。這時他一心想起回家，把藥料好生擺弄擺弄。秀鳳跟隨着他往前走，一心只盤算着自己的心事。李學文的步子大，走的也快，她緊攆才跟得上。

『你慢點走，我攆不上啦。』『咱們好好合計合計吧。你說是嗎？現在解放啦，我媽怎麼的也不能逼我這個那個呀。……』

李學文根本沒聽見她說什麼，只興高采烈地邊走邊回過頭去告訴她：

『這是黑鉛粉，這是青石綿，都比已往賤，還有這包金紅石。——這玩藝兒可不好